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百二十六

文公別集卷第七

以下見陳利用編大同集



重聽服上人藥遂良已上
發無次聊復此殊不佳也

八月晦日紫陽 仲晦書

七山曾逢許芥 林玉

骨毛寒起視 千人一

生死毫釐間 逢瘴海

聽坐班 公下 歡謝師

為收拾家藏理蠹餘尚有簡編

為大門間移床客去邀明月送

負其長物猶嗒 壁似

月但令官重了從這點

度重無... 得意何窮若教老子

又開未開日暮天寒

還歸山空日落

心塵事繁人

來於罷遺書

此心今日月來

以下具別編臨江集

不驚欲備靜便三迳小貧覺一
病從教睡作魔故人令領眾猶

陳講師

幾年勞苦空想今日慰登臨况入芝蘭室又聞金
玉句與石蓮夜語盡我一生心此外成華髮無
因得重

閣阜山

疊疊山

閼宮我來特地訪靈蹤葛仙去後

無丹竈小子今成白髮翁

一派冷冰冰臺下水半空漠漠嶺頭雲祖師成道
冲天去口有無窮受錄人

送單應之往閣山

杖頭挑

摩訶奈爾何若到名山

高着眼心深處異人多

回首名山

舊遊曾將風袂挹浮丘如今不及

臺邊水尚山前山後流

送李道士歸玉笥三首

偶隨雲出伴雲歸笑指清都在翠微為我中間
留一榻他年去着薜蘿衣

玉笥山連郁木坑拂雲樓殿對崢嶸君歸後夜

與餘事聽寒泉落磬聲

莫惜臨行酒一杯看君馬古城隈相望兩地

無多遠類寄音書與鴈來

題赤城觀

落日空山秋氣清冷冷古木亂蟬鳴倦人一去
鶴不返魚心重水丹已片靜對竹爐煙縷直細
看月窟桂一身舊有逢一約玉簡歸來問
姓一

際學

周

見九川志及南溪祠堂志

令尹一下一此一叱嗟層觀麗扶桑朱甍碧瓦
臨無一大得意溪山供徙倚忘

情魚一徜徉一

知我同根處剖破藩籬即

大方

小月上休日遊卧龍玉淵三峽用山谷

賦 盟鷗本願秋江分韻得

人悲仙有秋字韻不載此鷗

有之或云先生命門人

用或又云得西韻而集

以下見南康集

匡廬霜一見雲氣浮木葉紅已踈山頽轉

清幽向門一絕壑乃在卧龍湫及此遂一往幸

無煙景愁躋攀欲其深泉石固所求况有百尺

崖噴雪飛寒流幽岑自回抱直下鳴青璆便可

洗我耳枕石忘所憂精神共虛廓方物皆悠悠

所恨非獨往不能恣美猶仰歎雲間鶴俯羨谷
中鷗先生先我來結屋陽岡頭虛名付忠武滅
迹慕黃巾是間頗足居不田亦平疇野人種椒
摘崖蜜易歲收西源有老翁卷舌藏戈矛似學
辟世士乃欲邀聖立先生日無然但作一月留
俟我有決計它時卜從游

次周師溫遊書堂韻兼簡坐上諸同志
疇昔因來行水餘依依唯認昔人居新堂已幸
經重構舊事難追更特書所願絃歌聞十室休
誇文字賦三都同來况有濂溪裔心印相傳儘
未踈

西源居士斲寄秋蘭小詩爲謝

知有幽芳近水開故攀危磴斲蒼苔却憐病客
空齋冷帶雨和煙遠寄來

記

至樂齋記

以下見人同集

盤谷傳公客於泉州城東之佛寺間即其寓舍
之西偏治一室達其南北以爲軒窓極爽塏左
右圖史自六經而下百家諸子史氏之記籍輿
夫騷人墨客之文章外至浮屠老子之書荒虛

譎詭談諧小說種植方藥卜相博奕之數皆以
列置無外求者公於是日俯仰盤礴於其間繙
羣書而誦之蚤夜不厭公蓋莫窺其所用心而
公自以爲天下之樂無易此者故嘗取歐陽子
之詩以名其室曰至樂之齋而顧謂其曰爲我
記之其辭謝不敏不嫻於文字且不敢爲庸人
譎說而况敢爲是耶既公命之不置其不得終
辭乃承命而退推公意所以然者而書之曰人
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
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

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冲融
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界物之變蓋無往
而非吾樂也而况載籍所傳上超羲農下至于
茲其間聖賢之行事而學之源奧是非得失理
亂存亡廢興之故包羅籠絡靡不畢具苟涉其
辭義而心必契焉則其可樂而玩也豈不亦至
矣哉惟世之學者或不足以知此而勞於記誦
佔畢之間以爲事是以語之至者既扞格而不
入於心惟其粗厲而小平者感而入焉則其間
勃然而闐而怒矣亦何樂之云哉其惟歐陽子

之詩與公之所以取焉者蓋其指畧如此因序
次以爲公齋記云如興二十六年閏月癸卯新
安朱某記

恕齋記

溫陵陳君養正讀書之堂同郡呂君少衛榜之
曰恕齋而陳君有謁於予曰願有記也予故以
是往而觀焉則其垣屋位置與夫几案圖書花
藥之列無不合其宜得其所蓋飾不過侈而簡
不至陋起居便適而視聽無邪真若幽人逸士
之居者雖予亦樂之將爲之記而問其作興端

原則曰此吾居第之果榮也凡茲棟宇皆亡所
改於其舊惟數金牕牖以俟明晦焉而爲是室也
此亦何所可記顧吾人所以望於夫子者願聞
恕之說而盡心焉耳云聞之憮然曰子之志則
善矣而非予所敢當也予不佞少從先生長者
游嘗竊聞夫恕之說以爲不過推己之心以及
人而已勉而行之又以爲無難也然克己之功
十加而蔽於有我之私勝則非此未嘗不病焉
而何敢易言之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用此
辭謝不敢有者幾累月陳君請之不置而呂君

亦以爲言予不得以終辭也則歷誦前語而謂之曰以是爲記足以不沒乎爲齋之實而亦可見強恕之難矣惟呂君幸以爲不悖於所以名之意則庶乎其施也二君皆曰善遂書寘齋屋壁間以視陳君且自誓也紹興二十七年十二月五日新安朱某記

祝文

鄉飲舍菜二先師祝文

見大同集

敬昭告于先師兗國公先師鄒國公朝廷舉遺興禮使郡縣三歲一行鄉飲酒之禮以迪其士子俾莫不精白以祗承明詔其爲縣長吏敢不以時奉行即事之初以禮舍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公筮配

赦後祭

祝文

見南康集

乃季秋辛未天子有事于合宮樂備禮成放祭澤于宇內凡諸祀壇宇之有功於民者悉詔有司潔嚴報享惟王聖德神功賴及萬世至今天下生人有一日之安者皆王之德也邦有彝典波或不虔仰惟明靈尚其昭鑒

祭文

祭芸谷文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

維乾道五年歲次己丑三月丁巳朔十有四日
庚午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某敢以香
茶酒果之奠託友人林用中致祭于亡友林君
師魯之靈惟昔先君與芸齋先生遊而吾師魯
又不鄙其愚嘗不遠數百里過我潭溪之上蓋
將從容講學以共進於斯道也願以姻喪欲留
不可自是一別遂訣終天嗚呼痛哉志長命短
如師魯之才之敏乃不克究其業而止於斯吾
徒二三子失良友之助能不隕涕相吊而况高
堂垂白又何以堪此愁苦邪某形疲道遠不能
往哭香茗之奠以累同志遵承先志收拾遺文
并以囑之庶可無憾嗟嗟師魯尚克鑒此而享
之耶嗚呼哀哉

祭文

先生之孫潘家藏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九月癸卯朔十六日戊
午宣教郎朱某敢以酒肴之奠告于
太夫人
氏靈筵曰我昔貧病掩閤自休有來自東而
辱與遊既往既來十年頓又義篤情親謂我昆
交我相其流以必其源曰是世德抑母之賢惟

母之賢聘名族媿德清明慈祥雍睦成其二子學古行脩左右致孝色思其柔顧我者誰曰寔其季適騫以翔遽以憂躋我聞其憂驚歎失聲孰勤斯誨弗俾其榮往吊不能且悲且愧千里緘辭相此一酌嗚呼哀哉

題跋

仁齋遺文跋

先生之曾孫沂藏錄藁

先君子心尚高潔不妄與人交蓋嘗避地福之古田得芸齋先生林公而與之遊愛其學識行誼有以過人而惜其且將湮沒無聞於世也及

二六八別本六一

十

仕於朝為之延譽其力然竟不及試用識者恨之某自幼待立先君子之側則已聞先生為人之大器近乃得其臨終手筆數十百言戒其家治喪無用浮屠法者謂之然後知先生所學之純所養之固見於死生之際者又如此宜乎先君子之所甚厚而不忘也三復至言惟念先志追慕哽絕不知所言既而先生之子魯山不遠數百里過某於潭溪之上道語舊故泫然久之因謂某曰先人絕筆之書將刻諸石以傳學者子為我識之某惟先生於此特示人以變俗由

禮之大端耳若夫以躬格物以明先王制作之本使其情文義數粲然大備盡祛千載習俗之陋而壹反之於正豈不猶有望於後人哉師魯篤志好學其果能進此以成先生之志則豈惟某與一二友朋之願抑先君子實寵嘉之因敬書以附其後云乾道戊子四月丁酉新安朱某敬書

書李巽伯所跋石鼓文後

先生之曾孫潛家藏

唐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著論岐陽獵鼓引歐陽虞祐並稱墨妙為據三石體法為世措

六八列七

式賞好為物軒輕在當時已爾今其故蹟僅存隋珠和璧不足喻其珍也予避地來南一日料檢行度得岐鼓及孔廟醴泉化度孟師丹州諸碑流徙之餘偶無散落為之驚喜過望書其事以示子孫建炎己酉夾鍾五日雜人李處權巽伯

余年十八九時邂逅李卿於衢守張紫微坐上二公皆一時名勝揮麈論文意象超逸令人傾竦今觀此卷恍然若將復見其人而追數歲月忽已四十寒暑矣不惟前輩零落殆盡而及見

之者亦無幾人可為太息淳熙戊申五月既望
朱某仲晦父書

跋訛傳龜山列子解後先生之曾孫

龜山之見二先生在元豐之初此書作於其前
固不足怪跋語則出於其後而有非所言者
矣豈其後人有惜是書而不悉弃者託為是語
以重之歟意是書則傳而其為龜山之累也甚
矣向見沈公雅說有此書初不敢信淳熙已酉
夏將樂劉綯為烏舟來因得記其所疑於後且
細讀文意用字一語多不中律令與龜山他
又不類其書妄不疑但不知何人所作耳七月
三日某書

跋鄭忠恕說文字源仙游洪震夫家藏

揚文公蘇文忠公皆言郭恕先尸解而逝公觀
此卷非斯人之仙而誰仙耶淳熙癸卯晦翁

題印桂院行記以見南康集

遊三石桂院之西軒愛其江山之勝道人雲
公為三言此未足觀心上當益奇因道乎行深
竹中竹盡得大草皆曰正老面直江湖東西數
百里雲山煙水渺莽繁帶勝絕不可名狀乃規

所亭以興取亭於廬山誦中語命以為黃雲
謂書公去不果為今年春乃克為之未訖工
三余之去聞月晦日興清之劉子澄長樂林樾
之聞對胡子明溫陵許景陽建安王春知長樂
余三之陳夢應臨淮張致遠長樂黃直卿俱來
丙說其喜置公諸王序存官學浮圖法今客大
行出云得與入在平已歲朱共仲晦父題

題落星寺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公軒之也長杉亦新潘公善化陳明府南京
靈壽世動段議郎同春楊子美元範王之才
畫蓋以奠故屯田劉公墓退飲尉廡射亭盡醉
言之以志

題落星寺

朱公永仲晦蔡季通汪清卿程正思鄧邦老陳
序處萬正淳俞季清來朱氏子在侍淳熙庚子
二月丁卯

題落星寺張于湖題字後

朱某奉題士叔父同王南始俞子壽吳唐卿李

秉文陳勝私趙南紀及表姪俞潔已甥魏愉季
子在俱來觀故張紫薇安國題字爲之太息淳
熙庚子十月十三日也

題彙真觀

新安朱其仲晦永嘉薛洪持志永嘉張揚卿清
更紹雲王冲傑之才會稽陳祖永慶長臨江劉
清之子登之樂林出中樞之樂陽趙希漢南紀
夏春登樓子應直春彭鳳子儀溫陵許子春景
陽豐陵郭道世植長樂余隅占之臨淮張彥先
致之區熙辛丑後二月丙戌至此莆田傅公弼
夢交長樂陳士直彥忠先歸

題三孔幸

淳熙五年十一月五日晦翁與程正思陳彥忠俞季
清來翁子在甥魏愉從

題樓賢密岸

新安朱其奉信高川蘇史君閣中錢別駕簽書
楊子美樞士楊心軌生子王之才武寧楊子直
郡鄞段仲衡濂溪周師温因遊卧龍遂至玉淵
三峽門人丁克王翰甥魏愉幼子在從淳熙已
亥四月二沐日

題墨石菴

晦翁與程正思丁復之黃直鄉俱來覽觀江山
之勝樂忘歸時淳熙己亥重午日翁子在甥魏
愉待行

題折桂院

晦翁通叟送張襄陽至此痛飲而別

寺新刻和靖帖

石菴清華三石詩之所若之子真卿淳熙庚子

五月二日天乙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某記

或可謂之孝肅詩

此菴肇肅公曰天時語蔡廷舟得之吳唐卿以

語遂為菴名也出刻于白鹿洞

安三石句此題

後十年朱仲晦甫賞識此詞後之人當勿毀也

書武侯草廬語遺張以道

張以道將之荆襄寫以送之慶元己未十一月

十九日晦翁

題折書古語行

右杜子美古柏行朱仲晦為工之才書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列佳本卷第七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別集卷第八

雜著

釋氏論上

建寧府應德家極功東園跋

或問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釋氏之學亦以識心見性為本其道豈不亦有偶同者耶朱子曰儒佛之所以不同正以是一言耳曰何也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而具乎心者也情也者性之所以應乎物而出乎心者也心也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而以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者性也而心之所以為體也惻隱羞惡恭

之加八

一

本

敬辭讓者情也而心之所以為用也蓋所謂降衷于民有物有則者儒也故其所以盡心知性者以其窮理而極乎心之所之所有者無不識也所謂養性己而不失其本則性正而可以應物是則情之所發亦無不

餘矣

性不見其分

知

給之

與

善

其指

夫當其精神魂魄之靈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
耳至其所以識心者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
而三所謂是性者又未嘗睹夫民之喪物之則
也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
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槩以爲已累而盡絕之雖
至於反易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然則儒術
之所以異其本豈不在此一言之間乎曰釋氏
之不得爲見性則謂命矣至於心則吾曰盡之
存之而被曰識之何以不同而又何以見其別
立一心耶曰心也者入之所以主於身而統性
情者也一而小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
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惟其理有未窮而物或蔽
之故其明有所不照私有未克而物或累之故
其體有所不存是以聖人之教使人窮理以極
其量之心包勝私以去其體之所害是其所以
盡心而存心者雖其用力有所不同然皆因其
一者以應夫萬區其主者以待夫客因其命物
者以命夫物而未嘗曰反而識乎此心存乎此
心也若釋氏之云識心則必收視反聽以求識
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目以口齧口雖

無可得之理其勢必不能不相汝爾於其間也
此非別立一心而何哉夫別立一心則一者主
而主者客

分矣而又塊然自守滅情廢事以自棄君臣父
子之間則心之用亦息矣夫
所皆以為心性與其所以從事焉者乃如此然
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曰然則其徒蓋有
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
骸而死生之變不足動之者此又何耶曰是其
心之用既不交於外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
曰種而不一焉為其志專而切其機危而迫是
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近世所謂
言之云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原於莊
周承謂削鑿之論而又加巧密焉爾然昧於天
理而特為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心之
門哉

釋氏論下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蠲削鑿之
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
而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書等

新等傳好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
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
禪者則不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
故人人得窺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
乎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
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掩者耳蓋凡佛之
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
之類其不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
之所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
流之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
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耻於假借則遂顯
然莫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
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髓反
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
說皆萃於書首其無以繼之然後其本
真乃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
力金剛吉盤荼鬼之屬則其龕鄙俗惡之狀校
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
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

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
出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識隻履
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
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
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
益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怪
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
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
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僂浮之
態屢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

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
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鏹
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
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
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
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
為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
唐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
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揚
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

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
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
出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
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作者句
字備之無餘久至於所謂二十八種傳法之所
為者則又頗極中國音韻或用意者皆得其
在人者亦必得其所以也雖此類之類
論亦未用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
出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陳請

釋奠申禮部檢狀 見臨漳誌錄

伏覩淳熙六年尚書禮部頒降淳熙編類祭祀儀式內有合行申請事件須至申聞

一神位某近得禮部侍郎王普所著釋奠儀式考其位次爵號皆與此本不同大抵此圖自東而西兩兩相對而王氏本自東序一至五次西序一至五次又次東廊一至卅六又次西廊一至卅六又西廊泗水侯孔鯉次東廊沂水侯孔伋遂連中都伯左丘明以下至賈逵又次西廊杜

子春以下至王安石詳此次序固不如今圖之善但此圖十哲次序亦有小誤蓋以論語考之當以閔損為第一在東序冉耕為第二在西序冉雍為第三在東序宰予為第四在西序端木賜為第五在東序仲由為第六在西序冉求為第七在東序言偃為第八在西序卜商為第九在東序曾參為第十在西序今廼以冉雍為第一閔損為第三冉求為第六仲由為第七則亦誤矣又其爵號王氏本費公為琅琊公鄭公為東平公薛公為下邳公齊公為臨淄公黎公為

蔡陽公徐公爲堂城公衛公爲河內公吳公爲
丹陽公魏公爲河東公成侯爲武成侯未知孰
是又按國朝會要政和間沂水侯與泗水侯俱
封仍同從祀則王氏本爲得之而此圖獨闕泗
水委是脫誤其左丘明以下當從此圖兩兩相
對但左丘明當在西廊對孔伋而荀況以下當
在東廊對羊高以下當在西廊兩兩相對與此
圖反左爲得之耳伏乞更賜詳考改正行下
一祭器世依鼎崇義之禮圖樣式某伏見政和
年中禮部信鑄造祭器皆考三代器物遺法制

度精鑄氣象淳古足見一時文物之盛可以爲
後世法故紹興十五年曾有聖旨以其樣制開
詔印造頒行州縣遵用今州縣旣無此本而所
頒降儀式印本尚仍聶氏舊圖之陋恐未爲得
欲行下所屬別行圖畫鏤板頒行令州縣依
準製造其用銅者許以鉉錫雜鑄收還舊本悉
行毀弃更不行用

一釋奠時日注云仲春上丁仲秋下丁某檢準
紹興乾道淳熙令並云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
宣王即無下丁之文又嘗竊見五禮申明冊內

有當時州郡申請禮局已改下丁為上丁訖其
後又見故敷文閣待制薛弼任杭州教授日所
申今到本州檢尋頒降舊本却無此條恐是前
後節次頒降致有漏落將來如蒙別行鏤板即
乞先於儀內改下丁作上丁字仍檢申明冊內
備錄此條全文附載篇末以證元本之失仍下
州郡有舊本處並行批鑿改正庶使州縣奉行
有所依據

一元本陳設條內著尊四犧尊四著當依犧當
作象今來頒降新本已行改正而政和年中頒
降舊本尚仍其舊州縣奉行不無疑惑將來如
蒙別行鏤板即乞附載後來改正因依於篇後
或只將其此狀全文附載仍下州郡合將舊本
批鑿庶幾明白不至疑誤

一釋奠儀舊本鄒國公下並有舒王字今已刪
去而不著其所以然者亦與舊本抵牾將來如
蒙別行鏤板即乞檢會靖康年中罷王安石配
享先聖草疏指揮並行附載仍下州郡並將舊
本批鑿

一 啓

回余衡州

奏實

衡州之孫師魯家藏

賦祿真祠方遂燕居之適承流巨屏莫回成命
之頌顧修問之未遑辱移書之先及恭惟某官
受材宏偉涵德粹溫問學有原盡得傳家之奧
要文詞甚蔚坐觀作者之典刑盍升臺閣之聯
猶屈江湖之守方慕昔賢之治益觀美化之成
鈴閣少留姑慰遠民之意爾書畝下遂還近侍
之班其久仰英猷未諧良觀同寅有望儻分南
服之憂歸賦可期即返東臯之樂

回王正臣

見大同集

伏念行能無取藝業不修學不足以見古人之
用心徒極鑽研之力仕不足以行平日之所志
第勞刀筆之間至於典禮義文學之官首誦說
講論之事聖言高遠雖莫究於指歸絕業光明
庶有開於來者過勤厚意貺以華歲仰褒飾之
過宜顧省循而何有謹奉啓上謝

回衆解元

以下見商康集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天府方幸究宣於明詔敢
期誤枉於推棧披味以還感戴難喻解元先輩

學推庠序行著州閭出膺續食之求足為勸駕
之重顧念朝家設科以取士本務得賢然而學
者挾策以讀書但期工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
能無望於群公輒誦淺聞少酬盛禮惟窮理脩
身之要當有志於古人則尊主庇民之功庶無
慚於當世

回待補生

竊審待問澤宮登名槐市方幸寃宣於明詔敢
期渠枉於華牋披味以還感藏難喻然朝家建
學養士之意正為育材而諸生辭家射策之心
但期干祿伊欲一新於敝俗不能無望於群公
輒誦淺聞少酬盛禮惟古人為己之志當有餘
師則大學新民之功庶無遠教



